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梨魂 第十章 情耗

眼前無恙，心上難拋；一著思量，曷勝惆悵。梨娘得詩後，即作書復夢霞，有曰：「我來，君不在，君若在，我亦不來。留詩一句，出自無心，君勿介意。至以小影相遺，實出於情之不得已，致不避瓜李之嫌，亦不望瓊瑤之報。蓋梨影以君為知己，君亦不棄梨影，引為同病。然自問此生，恐不能再見君子，種玉無緣，還珠有淚，不敢負君，亦不敢誤君。浮萍斷梗，聚散何常，此日重牆間隔，幾同萬里迢遙，一面之緣，千金難買。異日君歸遠道，妾處深閨，更何從再接霞光，重圓詩夢？贈君此物，固以寄一時愛戀之深情，即以留後日訣別之紀念。」夢霞讀此書，如受當頭之棒，如聞警夢之鐘。其情正在熱度最高之時，不覺漸漸由熱而溫、而涼、而冷、冷且死，黯然而銷，掩面而泣，淚簌簌下如貫珠，良久歎曰：「相見不相親，何如不相見。說是無緣，何以無端邂逅？說是有緣，何以顛倒若斯？情之誤耶，命之厄耶，孽之深耶，造化弄人抑何其虐耶！茫茫人海中，似此知音，何可再得，亦何惜此淪落之餘生，不為瑯琊之情死耶！」因立揮二絕答梨娘，詩中有「來生願果堅如鐵，我誓孤棲過此生」之句。梨娘讀之，心大不安，復答書勸慰，委曲陳詞，情至義盡，字字從肺腑流出，一幅書成，芳心寸斷矣。此數日中密緘往還，倍形忙碌，而碧紗窗外，埋香塚前，淚雨淒迷，愁雲籠罩，觸耳皆斷腸之聲，舉目盡傷心之景。此黑暗之愁城中，幾不復有一絲天日之光矣。

大凡愛情之作用，其發也至迅捷，其中也至劇烈，其吸引力至強，其膨脹力至大。然其發也、中也、吸引也、膨脹也，亦必經無數階級，由淺而深，由薄而厚，非一蹴而即可至纏綿固結不可解脫之地位也。即如夢霞與梨娘，其始不過游絲牽惹之情，能力至為薄弱。其後交涉愈多，而愛戀愈切。至於今，肺腑之言，不覺盡情吐露。使梨娘願效文君，夢霞竟為司馬，則玉容無主，金徽有情，前輩風流，不妨繼武，夜館無人，何難了此一重公案。無如梨娘固非蕩之婦，夢霞亦非輕薄兒，發乎情，不能不止乎禮義，深情慾醉，而好夢難圓，遂致雙生紅豆，願托再世春風，十幅烏絲，痛寫一腔憤血，其才雖可敬，而其遇亦可哀矣。夢霞之誓，出自真誠，梨娘多一言勸慰，即夢霞增一分痛苦。夢霞得梨娘之書，更不能已於言，乃披肝瀝膽，濡淚和血，作最後之誓書。其辭曰：

頃接手書，諄諄苦勸，益以見卿之情，而益以傷僕之心。卿乎卿乎，何忍作此無聊之慰藉，而使僕孤腸寸寸斷也！僕非到處鍾情者，亦非輕諾寡信者，卿試思之，僕之所以至今不訂絲蘿者何為乎？僕之所以愛卿、感卿而甘為卿死者何為乎？卿誦僕《紅樓影事詩》，可以知僕平日之心，卿誦僕連次寄贈之稿，可以知僕今日之心。卿謂僕在新學界中閱歷，斯言誤矣。僕十年跼翼，一卷行吟，名心久死，迄今時事變遷，學界新張旗幟，僕安能隨波逐流，與幾輩青年角逐於詞林藝圃哉？今歲來錫，為饑寒所驅，聊以托足，熱心教育，實病未能。卿試視僕，今所謂新學界有如僕其人者乎？至女界中人，僕尤不敢企及。僕非登徒子，前書已言之矣。狂花俗豔，素不關心，一見相傾，豈非宿孽？無奈陰成綠葉，徒傷杜牧之懷；洞鎖白雲，已絕漁郎之路。「還君明珠雙淚垂，何不相逢未嫁時。」卿之命薄矣，僕之命不更薄乎？無論今日女界中，如卿者不能再遇，即有之，僕亦不肯鍾情於二。既不得卿，寧終鰥耳。生既無緣，寧速死耳。與卿造因於今生，當得收果於來世，何必於今生多作一場春夢，於來世更多添一重魔障哉。至嗣續之計，僕亦未嘗不先為計及。僕雖少伯叔，幸有一兄，去歲結■，行將抱子，但使祖宗之祀不至自我而斬，則不孝之罪，應亦可以略減也。僕亦聞之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若食我言，願與薄倖人一例受罰。卿休矣，無復言矣。我試問卿：卿之所以愛僕，憐僕之才乎？抑感僕之情乎？憐才與感情，二者孰重孰輕乎？發乎情，止乎禮義，僕之心安矣。而卿又何必為僕不安乎？或者長生一誓，能感雙星；冤死千年，尚留孤塚。情果不移，一世鴛鴦獨宿；緣如可續，再生鸞鳳雙成。此後苟生一日，則月夕風晨，與卿分受淒涼之況味，幸而天公見憐，兩人相見之緣，不自此而絕，則與卿對坐談詩，共訴飄零之恨。此願雖深，尚不可知之數耳。嗚呼，僕自勸不得，卿亦勸僕不得，至以卿之勸僕者轉以勸卿，而僕之心苦矣，而僕之恨長矣。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極！僕體素怯弱，既為情傷，復為病磨，前日忽患咯紅，當由隱恨所致。大凡少小多情，便非幸福，僕年才弱冠，而人世間之百憂萬憤，業已備嘗，憔悴餘生，復何足惜！願卿勿復念僕矣。

書後更附以四律曰：

杜牧今生尚有緣，撥燈含淚檢詩篇。  
聰明自誤原非福，遲暮相逢倍可憐。  
白水從今盟素志，黃金無處買芳年。  
回頭多少傷心事，願化閒雲補恨天。  
顧影應憐太瘦生，十年心跡訴卿卿。  
佳人日暮臨風淚，游子宵分見月情。  
碎剪鄉心隨燕影，驚殘春夢減鶯聲。  
客中歲月飛星疾，桑剩空條繭盡成。  
萬里滄溟涸片鱗，半生蕭瑟歎吾身。  
文章惜命才為累，花鳥留人意獨真。  
浮事百年成底事，新歌一曲惜餘春。  
金樽檀板能銷恨，莫負當前笑語親。  
才盡囊餘賣賦金，果然巾幗有知音。  
寒衾今夜憐同病，滄海他年見此心。  
靜散茶煙紅燭冷，凍留蕉雨綠窗深。  
蕭寥形影空酬酢，夢醒重添苦楚吟。

鏤心作字，齧血成詩，萬千心事，盡在個中，一字一吟腸一斷。梨娘閱此書，誦此詩，悲傷之情，真不可言喻矣。淚似珠聯，心如錐刺，初不料夢霞之癡，竟至於此也。其言如此，其心可知。脫異日果踐其言，則彼將終身鰥居，無復生人樂趣。雖孽由自作，而情實可哀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。只緣兩字「憐才」，竟演一場慘劇，我將何以對人？且何以自解耶？天乎，天乎！沉沉浩劫，已陷我於孤苦淒涼之境。而冤孽牽連，復有此自投情網之夢霞，抵死相纏，絲毫不容退讓。迷迷惘惘，終日顛倒於情愛之旋渦中不能解決。此事果從何說起？薄命孤花，竟是不祥之物，自誤不足而誤人，一誤不足而再誤。苦念及此，轉不若早歸泉下，一瞑不視。黃土青山，紅顏白骨，同歸於盡，亦免在人世間怨苦顛連。有情難遂，有恨難平，苦挨此奈何天中之歲月。時而攢眉，時而酸眼，時而刺心，時而剝腸，劍樹刀山，生受地獄之苦，夫又何苦來耶？癡哉夢霞，爾何不自愛乃爾，爾何不相諒乃爾！挖心嘔血，掏誠相示，深情，我非不爾感也。事已無可奈何，雖癡何益？不若大家撒手，各了今生之事。喃喃設誓，又奚為者？今爾言若此，我豈能安？癡哉夢霞，何逼人太甚耶！我不知我前生孽債，究欠下幾許，將於何日清償也。嗟乎，嗟乎，梨娘固無如夢霞何矣。如怨、如慕，亦感、亦哀，蓋梨娘此時對於夢霞，只有勉為勸慰之責任，實無代為解決之能力。然夢霞之言既出，夢霞之志已決，必非虛言勸慰所能有效也者。梨娘明知之，而無術以挽回之，感之深，怨之亦深。梨娘怨夢霞，固不能棄夢霞也，既不能棄矣，則梨娘固終不忍使夢霞踐其誓言也。

情之所鍾，正在吾輩。勞塵滾滾，只博青娥一笑之恩；長夜迢迢，更下白傅千行之淚。一言激烈，生死以之。記者固不敢謂夢霞過也，然而「餅師鏡已荒荒破，霍女釵難兩兩全」。秋娘已老，杜牧休狂，人生不幸而遇此，惟有運慧劍以斬斷情絲，持毅力以抑制癡念。既未亂之，何妨棄之。兩相棄則兩得保全，兩相戀則兩增煩惱，此中得失，亦自分明。而當局者迷，每欲倒行逆施，強

售其情，不知情與情戰，必有一傷，或且兩敗而俱傷。吾輩用情，只能用之於可用之地，不能用之於不可用之地。於不可用情之地而必欲用其情，質質焉挺身入情關，為背城借一之計。其始也，則如佛經所云：恐怖顛倒，夢想究竟。受盡萬種淒涼，嘗遍一切苦惱，而終不得美滿之效果，徒剩此離奇惆恍之事跡，長留缺陷於天地間，博後人無窮之涕淚而已，豈不可憐？豈不可笑？記者■筆至此，未嘗不感夢霞之多情，又未嘗不深怪夢霞之無情。推其心，殆必欲將可情、可愛之梨娘，置之死地而後已。此情而入於癡，癡而流於毒者也。